

胡竹峰专栏·南游记

小说世情

书心书影

晋卿岛

为纪念永乐年间航海的施进卿，取名晋卿岛。岛在西沙永乐环礁最南边，永乐环礁的名字很好，好在永乐，人生哪能永乐，故求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说民众小康，方与民同乐，编辑有浩瀚的《永乐大典》，铸造有硕大的永乐大钟。大钟还在北京城，大典散佚海内外，所谓立言，也要常怀惜字之心，言多必失，容易烟消云散。

朱棣迁都后，营建京师三大事：紫禁城、天坛、永乐大钟。紫禁城是皇宫，天坛是祭祀皇天、祈五谷丰登的场所。朱棣戎马一生，虔诚信佛，专门铸造大钟礼佛，借此巩固王朝。永乐大钟内外铸满经文，计有十七种之多，二十几万字。

永乐大钟铸成，悬挂在紫禁城边的汉经厂。此后，钟声延绵好几年，昼夜撞击，音色独特，声传数十里，时远时近。永乐大钟响过也沉默过，在孤烛冷寺里独自承受寒风露雨的寂寞，但金性不灭，声鸣不改。

总觉得第一次永乐大钟的声响是个晴天，阳光浩浩荡荡照过紫禁城色色的宫墙、金色的屋顶和空旷的广场。乾清宫宝座上，六十岁的皇帝容光焕发，众大臣垂手站立，打起精神，宫外廊檐下，宫女和太监有些无所事事，眼神却有些惊恐。“当”的一记声响传来，所有人心头不由自主颤抖了一下，一声又一声，声声接着，清亮又略显沉闷的铜音响彻皇宫周围。朱棣不禁老怀大开，他以为这宫殿乃至这京城这天下都笼罩在大钟的佛音下。

去晋卿岛的水上，看见一丛寸长小鱼跃出水面，在波光与阳光的照耀下，发出淡淡的鱼鳞光，看得人沉迷。那鱼连续跃出数次，方才一窝蜂游远了，不由一阵惆怅。

晋卿岛植被不如甘泉岛，但也处处可见绿意。难得岛民开辟了菜园，有大头青、地瓜叶等绿叶蔬菜。路旁空地上还有西瓜、瓜蔓结果何止七八个，大者如汤盆，小的只有拳头大小。青青茵茵，是耕种人家的意思，活泼泼家长里短。

岛上有一百零八兄弟庙，其上写“有求必应”四个字，南海岛礁随处可见此庙，庙皆简陋，无塑身甚至无牌位，空空如也，自有神灵。随行船员脱下帽子，一正面容，恭恭敬敬在庙门前跪倒，结结实实磕头祭拜。据说这一百零八兄弟皆为船员，出没风波里救助渔民，后遭遇海难，民众立庙为纪，尊敬成神。这一百零八个人姓名不详，行径难考，他们都消散成了海风，护佑南海人出入平安。

有人在晋卿岛见过高达数丈的古树，粗可合抱，枝叶如巨伞，聚集了无数海鸥。至今岸边海水还浸泡有巨大的树干，不知道是不是当年旧物。同行者故地重游，却找不回多少记忆。百十年不会沧海桑田，但斗转星移，多少物换人非，最是时光如水。童年时光是溪水，少年时光是河水，青年时光是江水，中年时光是海水，难能风平浪静啊。

晋卿岛呈椭圆形，长近千米，径阔处约一里路，岛上有沙洲。泻湖低地生长着茂密的羊角树丛林，土质亦为鸟粪土。绕岛走了一圈，费时无几。难得海边礁石平缓，走来格外清润自如。有些礁石在水中露出半截，人走上去，远眺茫茫大海，静静听听波涛汹涌，耳畔有种如闷雷隆隆的声音，连续不断，轰轰轰轰，仿佛千万只马蹄同时敲打地面一般，又像千万人同时在擂击大鼓，这一股股声势，如天地肃穆的威严。

海水一次次爬上礁石，有些轻柔，有些刚硬，一律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几只海鸥在绿树和蓝海之间翱翔，姿态迥异，羽毛晶莹洁白如雪花轻舞。不远处的海上，蓝洞绿茵茵凝视天空。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奖散文奖、刘鹗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失踪的大饼

李晶

那是一块石头，巨型石头，确切地说是一块水泥大饼，就那么突兀地出现在勇的梦里。惊醒后，他愣愣地从沙发上起身，回味着没有前因后果、定格在残留记忆中的那个大物件。

它光洁圆润，周身颗粒挤在一处，腠理紧实得难以呼吸。看起来就像酒店里的大圆桌，却是加厚版的，沉重，无法随意旋转。昨夜觥筹交错之间，勇想不起自己说了什么，只记得频频举杯。

勇是临下班时接到的饭局通知，他很清楚自己去只是凑数的。主家是位成功的生意人，却不善酒力。在一些场合，需要勇这样听起来有些身份，但实际上没有丝毫权势的人撑个场面。酒量酒品俱佳，勇的出席不会折了主人的面子。这次宴请好似为了孩子上学……算了，勇是个懂规矩的人，对别人的事从不多嘴多舌，让主宾嚼好、饭局不冷场才是他的职责。

主家混得风生水起，宴请的宾客都非富即贵，每次在酒桌上却总把勇捧得很高，这让他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这个年龄了，还追求什么呢，得对得起朋友的好。主家隔三岔五给塞张卡购物卡，各种节礼也没落下。即便勇偶尔从主家笑到了眼里，无意中看到过好老板对编外员工的恩赐，也固执地认定那一定是错觉。他和主家是老乡，是多年老友，相互情深义重。勇是逢请必到，而老乡每次也都不忘让人送他回家。除了司机，勇总是最后一个到家。

老婆骂勇不长脑子，不是一个阶层的

的，整日跟着人家屁股混个啥名堂。你懂个！真正的想法他没法说出口。老乡应该言出必果吧，不会像上司拍着胸脯再三承诺……念头一闪，勇瞬间没了自信。

今早睡过了头，老婆、孩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当务之急得给自己的迟到找个合适的理由。出门时，勇又想起梦里那块水泥大饼。它就像巨型水泥柱的一个横截面，出现在工地上很正常，出现在……勇想起来了，此刻，水泥大饼应四平八稳地躺在离小区不远的马路沿上。至于它什么时候出现的，不清楚；做什么用的，勇也不清楚。

天最热那阵的某个午后，勇第一次注意到它。妻子走得着急，崴掉了鞋跟。勇挽着她，走出一身的汗，茫然四顾，他喘着粗气抹了一把汗，建议先坐那大水泥墩上歇会儿。妻子说不是墩，是片，比较要薄些，你这搞文字的就这么水平？勇丝毫不生气，慢慢吞吞地说，即便我表达能力不如你，也改变不了我可以靠文字为生的事实。你呢，生就干粗活的命。逛个街，就跟要上山下地似的，瞎使劲。妻子瞪着大眼珠，吼着勇的全名，让他再说一遍试试。

勇突然觉得屁股底下一阵灼烫，赶忙提醒，傻婆娘，少跟我较劲。这石头片子，坐着还舒服？妻子后知后觉，嗷一声蹦了起来，一只光脚片子踩得勇脚趾生疼。

那巨大的水泥大饼，就待在路口拐角的台阶上，除了挡路，看不出其他效用。



山村秋色 李海波 摄

人间小景

石涛的“菊花”

路来森

喜欢石涛的画，喜欢石涛画中无处不在的典雅和秀润，不苍白，诗意足，他的画中，有文章，文气郁勃。

菊，一向是中国画家所喜欢之题材，石涛亦不例外。但石涛画菊，不似白石老人那样只是菊花朵朵或丛丛，石涛的画菊，多是菊在“境”中。

少有的，以单株“菊”为素材的一幅画，是石涛《山水图》（之六）。虽名曰“山水图”，实则画的是一幅菊花图：画面简约，仅一石一菊，亦可名之为《菊石图》。石，苍黑如铸，虚实结合，暗相映衬，石之四周，地面湿痕氤氲，石之暗黑处，仿佛苔藓密布其上焉。菊生石旁，仅一株，但却枝叶繁茂，丰盈饱满，花朵大而繁，纷然绽放，朵朵如怒，是一种傲然而放的姿态。

凝视之，即感觉那株菊花，无风自摇，且菊香飘逸，弥漫画面间。

画面题五言绝句一首：“节未逢霜降，朝来早降霜。画师生懵懂，染就菊花香。”另有落款“寒露二日”。

从题诗可以看出，这幅画，应该是一幅即兴之作：霜降尚远，仅仅是在寒露的第二天，早晨，一场霜，却突然降临了，节令如此的“悖谬”，连老画师也一派“懵懂”。不过，懵懂归懵懂，经此一场所降，那株“菊花”却开得愈加绚烂

了，而且，菊香浓郁，阵阵袭人，老画师闻香兴起，援笔成画，成就了这幅“菊石图”。

此幅画的好，还在于“映衬”：菊石相映，石之瘦硬、苍古，更好地烘托了菊之繁茂、绚烂；石之沉稳、踏实，又很好地衬托了菊花的摇曳、挺秀，两相映衬，各自风致，愈加得到彰显，真正是相得益彰了。

至于菊花，那份傲然的姿态，简直就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写照。

石涛，画有一幅《对菊图》，很特别，真是“境”大于菊；占据整幅画面是山水，是建筑，所谓“对菊”，也不过是两人合抬一盆菊花而已。

一套几进庭院，临水而建，背倚壁立的陡崖，面对汤汤的流水；远处，山埠错落，绵绵延延，给人一种苍茫无际的视觉感受；庭院四周，依旧有山，错落环绕，只是相对低矮一些，挡不住瞭望的视野，庭院周围，更有苍松翠柏，绿树郁郁。最前面的一处庭院，柴扉外，有小桥流水，柴扉内，庭院宽敞，也正是在这一宽敞的庭院内，一高一矮两人，正合力抬着一盆菊花，两人二目相对，相对间，就是盆内的菊花：菊枝微倾，有摇曳之感，见得出，庭院内正有秋风吹过，谷风阵阵，那菊花，也才枝条倾斜。

画面，有题诗曰：“连朝风冷霜初

它究竟是从哪里切割下来的，勇左右想不通。女儿鄙夷道，怪不得我妈说你傻，不知道有“现浇”这个词吗？勇老脸一红，我是傻，可架不住傻人有傻福哇，有和你你妈我知足了。

一天，老婆让他管管自家女儿，说好像早恋了。这事不该是当妈的主抓吗？勇叹了口气，老婆一定是故意的，就是想证明自己在家毫无贡献。

科林斯的西西弗斯惹怒了众神，被罚每天推个大石头上山，然后再眼睁睁看着它滚下去，如此重复，日复一日。勇想知道，那山有多高，石头有多重，如果换成那个水光溜滑的大石饼，西西弗斯会不会更绝望……勇突然笑了，为自己的无厘头，为自己混乱的思绪和生了气的胃。

出了小区本该向北走，那里有个公交车站，正常的话，他坐到单位大概得四十分，再免费骑个共享单车五分钟就到了。到底是坐公交还是打车，勇犹豫着，要坐公交过去，午餐就等于免单。可是，电话那头领导已有了了一丝愠怒，怎么解释今儿上班一再迟到呢？这时，勇意识到走错了方向，找错了北，他娘的，今天怎么诸事不顺呢？

勇顺势蹲到了路牙上，想借根烟解解乏，也琢磨琢磨迟到的措辞。烟没拿稳掉了在地上，他俯身拾起来。昨晚散席后，老乡好像把桌上剩的烟酒统统打包给了他，嘴里叨的烟应该就来自那里。这时，勇忽然意识到，脚下不就是那块大石饼原来的位置嘛。大饼呢？记得一次老婆发狠，勒令他以后就啃它过活。

那块水泥大饼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失踪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梦里，也是混不下去了，惶惶惶惶，前来道别？根据弗洛伊德解析梦的理论，这算是性梦，还是暴露潜意识的隐性梦？勇一时想不明白，脑子里乱得很。他决心请假一天，要好好琢磨一下大饼的事儿。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头「鳄鱼」

读莫言《鳄鱼》
江飞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莫言《憋着点，慢着点——在2010年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痛苦是人生的本质，而欲望是人生的全部密码，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三十多年前，莫言就曾写下长篇小说《酒国》，描绘了荒诞又真实的酒色财气的人间演译和人性沦陷，深刻揭露和分析了腐败的根源。这一次，转型为剧作家的莫言，经过十多年的构思，以四幕话剧剧本《鳄鱼》实现了对“欲望”和“反腐”主题的接续与创新，“不为英雄树碑立传，却为贪官写话剧”。

与其说这是一部“以逃亡贪官为主人公的话剧”，不如说这是一部以“欲望”或欲望的象征——“鳄鱼”为主角的寓言。在“后记”中，莫言就直接言明了这一主旨，“人的欲望就像鳄鱼一样，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营养，便会快速生长。在本剧中，决定鳄鱼生长快慢的是养它的箱子，而决定贪官贪腐程度的是他掌握权力的大小与制度对他权力的限制程度”。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是喂不饱的鳄鱼，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那么，像单无禅这样的贪官无疑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养鳄鱼最终葬于鳄鱼之腹”——这无疑是对所有贪官的警示教育。

在我看来，“反腐”其实也只是莫言使的一个障眼法，他更感兴趣的还是对贪官单无禅进行灵魂的揭示和反思，或者说以此作为标本，在人性 and 个性上对官员共同贪腐现象进行深挖。很显然，莫言对当下某些小说、影视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概念化、扁平化的贪官形象是不满意的，而在《检察日报》多年工作的实践经验为其塑造单无禅这“一个能在舞台上站得住的典型人物”提供了条件。单无禅的典型性，正如会说话的鳄鱼最后对他所做的“庄严宣判”：“作恶多端但良心未泯。畏罪逃亡却热爱祖国。喜欢女人却终被女人抛弃。满怀壮志却一事无成。”人性的共性与个性集于一身，悖谬与反讽也集合于一身，最终成就这一个“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与其说他是一个“罪该万死”的大恶人，不如说是一个因为放纵欲望而家破人亡的可怜人、失败者，用剧中老黑的话来说就是，他“不过是犯了一个仪表堂堂、手中有权的男人最容易犯的错误”。而之所以能够塑造这个典型形象，是因为莫言不是把贪官当成贪官来写，而是“当成人来写”，不是简单地批判，而是“了解地同情”，因此这个“人”的特殊构成是“五分英雄，二分流氓，二分情种，一分诗人”。我甚至觉得他不像是学中文的而更像是学哲学的哲人、智者，因为他时不时地就会像尼采那样妙语连珠，比如他说，“人民有心，人心所向；人民有眼，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有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人民有手，人民的铁拳砸碎旧世界；人民有耳朵，人民听到了你的召唤；人民有身体，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上。人民什么都有，自然也有肛门。”把抽象的“人民”概念具象化，把人民的力量具身化，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戏谑中又蕴含深意。这是单无禅的表白，更是莫言自己的心声；这是对人物个性和丰富性的尊重，更是对现实和艺术的尊重。

莫言巧妙地一群贪官污吏、文痞乞丐、情妇赌徒置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一栋别墅里，为名分的瘦马，为金钱的暴力和老黑，为虚名的牛布，为儿子的巧玲，如此等等。尽管身份各异，但每个人都是欲望的奴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头鳄鱼，可能是扬子鳄，也可能是奥里诺科鳄。单无禅逃出了祖国的怀抱，却无法逃出欲望的密室、罪恶的牢笼。莫言意在告诉我们：欲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可控的欲望催人奋进，超越理想，失控的欲望使人疯狂，堕落沉沦，并且必然导致“人人都是害人者，人人都是受害者”的互害型社会。“良心上过不去”的人毕竟是少数，仅仅依靠道德教化也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1990年代以来早已礼崩乐坏、道德滑坡、人心不古。所以，要避免单无禅的悲剧，就必须从“从制度设计上防止腐败，用法律来控制纵欲”，从而把心中的鳄鱼关在有限的心房里——《鳄鱼》的社会关切和人文关怀正在于此。

进而言之，“鳄鱼”不仅仅生长在每个人的心中，也盘踞在每个国家的心中。“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实现。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望失控，你就会酿成战争。由此可见，国家克制自己的欲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莫言《憋着点，慢着点》）。这句话的预见性不言而喻，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要控制自己的欲望，都要“憋着点，慢着点”，这或许正是《鳄鱼》想要表达的超越反腐、超越个人、超越国别的真正意图所在，是莫言的“世界情怀”所在。当然，莫言也十分清楚，文学也好，话剧也罢，并不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但也诚如其所言，“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话剧《鳄鱼》正是莫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次努力，让我们也共同努力，继续与“心中的鳄鱼”搏斗吧……

